

筆記小說大觀

集

清梁恭辰著
北東園筆錄

第二冊

進步書局校印

羊記

北
東
國
筆
錄

卷二

四
十
四

北東園筆錄初編卷五

福州梁恭辰撰述

孟瓶菴先生

吾鄉數十年來紳耆負重望實足為國人矜式者莫如孟瓶菴公

起然

公掌教鼇峰

八年家大人及諸伯叔父皆從受業公家世寒微封翁某充藩署茶役而醅謹有士風祖傳戒殺之訓奉行惟謹兼勸其儕偶多信從之者署中讌客厨下宰殺無數封翁必遠避不但不忍見並不忍聞其聲方伯聞而喜之亦以此化導其家人為之減殺無數封翁知公善讀書加意培護之公每往友人家會文曰未晡封翁必篝燈候其門並囑出人人毋使某知恐擾文思後公自知之每會文輒不待晡而畢鄉試揭榜日封翁隨官入內簾繕至解元名不覺大笑眾官詢知即其子乃各起立拱賀先送之出公聯捷成進士入翰林改吏部典試粵西督學川中封翁尚健在甫報政還朝即乞養歸不出子若孫皆聯翩舉於鄉公守先志至今合族猶以殺生為戒云道光年間有修輯福建通志之舉所有書中體例局中經費悉歸陳恭甫編修主持前志有儒林道學二門蓋沿宋史之例同人擬仍其舊編修謂儒林可以包道學不

必復立道學之名。毅然刪之時。家大人請假里居。語同人曰。道學莫盛於宋。亦莫盛於閩。此在他史可無。而在宋史則應有。在他志可無。而在閩志則應有。不可刪也。衆皆然之。編修曰。然則本朝何人可稱道學家。大人曰。如瓶菴先生者。優入之矣。衆翕然無異詞。編修不能奪也。

葉宮詹

乾隆間吾鄉葉毅菴宮詹

觀國

以儒林丈人。屢司文柄。廉勤盡職。至老不衰。督滇學

時諸城劉文正公適奉使至。見公喜曰。吾見館閣諸君一出學差。無不面豐體胖。今君如此清癯。半為校士清勤。半為官厨冷淡。不愧為吾門下士矣。在粵西時。值乙酉選拔之期。有某生為巨公婿。挾權要人手書。諄諄相託。得書立焚之。不置一辭。榜出其人竟不與。闔屬翕然按試各郡。約束丁役。無額外糜費。比任滿代者。以地方供應事釀成大案。竟罹重辟。撫臣劾奏。學臣某按臨之處。較前任學臣葉某多派人夫至七百餘名。在安徽時。年近七十。自大省卷帙繁多。而無一篇不過目。嘗夏夜校閱。盡屏僕從。惟留一幼僮在身後。揮扇風扇。忽滅燈。飭僮取火。宮詹每閱卷。必據大几。將卷居中央。取者置左。不取者置右。當滅燈頃。宮詹以兩手各壓兩邊卷上。乃暗中有一

卷飛壓左手之背。及燈至覆閱之則未過目之卷。其文實不佳。乃將此卷另行批抹。徧示幕客而不言其故。於是署中驚以為神。平生凡四任學政。皆弊絕風清。心安理得。四十歲外始連舉丈夫子七人。長與三皆以優行貢成均。四與五皆以舉人大挑。知縣二與六與七並成進士。二以榜下知縣分發廣東。六與七皆入翰林。游出為監司郡守。孫數十人有由翰林歷吏部出為監司者。其成進士舉人拔貢者。尚指不勝屈。吾郡簪纓之盛。一時莫之與京也。同時吾郡出為學政者不一人。而清操雋望則惟宮詹與瓶菴吏部為伯仲之間。吏部督學四川時。總督某廣納苞苴。值其壽辰。公手書楹聯為祝。不受。公以已署雙款為言。仍不受。且云並非整壽。他處送者悉不敢收。不能不一律相待。公即日携一椅坐總督頭門外。凡各屬有送壽儀者。悉為簿錄。而卻之曰。大人並不收禮。我送微物。且不收。何況所屬有混行饋賂者。我必立揭部科。凡堅坐三日而去。於是總督亦為屏息。至今蜀人能道其詳。蓋非公之壁立萬仞。不能如此。同時有督學某省者。雖滿載而歸。不數年即罄盡。則等之自節無譏矣。

陳尚書

陳望坡尚書

若霖

本吾閩盛族。世居閩縣之螺洲。江流環抱。沙土華滋。生其間者。每

多巨人長德而公尤為傑出。數歷中外數十年，皆以樸誠結

主知，以仁恕孚人，望嘗語人曰：「吾儕生當盛世，循分供職，有何奇才異能？惟能以

人事君，則收效自遠。」又曰：「吾儕治獄，不能惟明，遑云克允？惟念唐虞之世，以堯舜為

君，以皋陶為刑官，而一則曰「罪疑惟輕」，再則曰「甯失不經」，則其不敢自信可知。而寬

嚴之間，必有道矣。當陳臬楚北時，勘辦秋錄，以失出十五案為部臣所指駁奏入。

上謂陳若霖刑部老手，何至失出十五案之多？坐降四品頂戴，拔去花翎。或有以此

誚公者，公曰：「此我平生第一心安理得事。君何尤焉？」掌刑部日，尤以汲引人才為務。

鼓舞作興，無一人不樂為之用者。近年刑曹中推能手，其外任司道掌封圻錚錚有

聲者，皆出公夾袋中也。吾鄉俗傳老於刑部者，鮮能保全終始，而後人亦多不振。今

公進退以禮，克永終譽，又享高年。其次子景亮，在兵部為長貳所倚任。又中庚子南

元，三子景曾以拔貢作令山西。孫承寬亦登己亥鄉薦，皆有蒸蒸日上之勢。則公之

食報可知矣。又聞公早年困於童試，至二十八歲之春，尚應歲試，仍不售，乃決意輟

業為商，結伴同往蘇州販布，已登舟矣。螺洲距省城三十里，而遙舟至洪山橋，必小

泊。即省城之馬頭，過此則長行矣。值連日大風，不能解纜，忽見岸上急足到為公遞家信云：「昨學轅

牌示卽於日內趕辦科考。囑公速回應試。公笑曰：此所謂蛇足也。漠不為意。其同伴皆促之回，亦不動。乃數人挽之上岸，將行李拋置路旁。時風已轉，徑揚帆去。公不得已，快快入城。旬日間遂入泮。是為乾隆丙午科。九月舉於鄉。次年三月成進士，入翰林散館。改刑部，甫補缺，卽丁憂歸。家居八年始再出。公之澹於榮進如此。公貌簡口訥，不喜趨承。在刑部時，惟日坐司堂理牘。堂官從不識其面。公亦不求人知。時和坤初伏法，其僕劉禿者已擬遠戍。故事凡遣犯日，提牢官點交差役解往順天府衙門發配。司官弗與聞。是日適公當月，念此係重犯，親身押往索取。順天府收文回旋，有科道參奏遣犯劉禿，聲勢尚赫。臨行夾路餞筵擁擠不絕，以致發配三日尚未出京。上震怒，立召刑部各堂官，斥以所司何事。各堂官喋無以對，碰頭出。卽聯騎入署立傳各司官詰之。司官亦皆茫然。時公方貿貿入司堂，問何事喧嚷。有老書吏告之，故且請公上堂。則堂官查出是日當月之員已厲色相待。見公至，大聲曰：汝於某日當月乎？曰：然。曰：劉禿之事發矣。汝尚不知乎？曰：頃適知之。但咎在順天府與本部何干？與當月者又何干？劉禿於某日出禁，司官卽於是日親身押交順天府衙門並立取。本日收到印文為據。尚何懼乎？因就懷中出一紙呈上。各堂官皆驟然曰：是不難覆。

奏矣事遂解於是合署上下無不知有福建陳老爺者附錄之以見公之遇事詳慎
有益於公家又如此也 望坡尚書亦常勸人惜字每言其無錫同年顧式度 鈺入
禮閣時夢見一人來索卷大書一惜字而去覺而惡之題紙下三藝援筆立就及騰
真又自嫌首藝太短場後意殊不嫌及榜發竟中曾元始悟卷中惜字乃其封翁勤
於惜字之報其族人皆異口同聲也 望坡尚書撫滇時其夫人卒於官署令長子
景福扶襯歸閩瀕行帶一副沙木壽板為公所見飭之曰汝帶此回去何用景福不
能對公笑曰以汝身分不配用此自然是為我預備且問汝直以我為能終於里第
乎果爾則如天之福吾閩木材亦不惡何必多求如當終於督撫任所則又何難得
一美棺乎因舉一故事諭之曰昔有張翁最精心計年六十時自備一棺旋嫌其材
太薄訪有貧家治喪倉卒不及辦棺者借與用之約還時但索加厚一寸以為利息
如是展轉數次居然棺厚九寸藏廂房內一夕鄰家火起沿及廂房急入扛取其棺
業已被焚忙投之水塘中火旋熄拖起創之依然可用但尺寸之薄亦依然如前張
翁乃歎曰此我命中祇應得薄棺也夫棺之厚薄尚有定數又何必費無數之貲求
美材於萬里之外乎聞者皆服其達觀

五子登科

福州曾霽峯刺史

暉春

以進士官州牧其祖本寒儒嘗與戚屬某姓爭墳地地故曾

物爭辨莫決將斷諸官而某戚頗有力預製墓碑先一夜瘞諸地次日官至掘得墓碑遂勒曾起棺改葬焉曾隨亦聞其計無如何也後歷數十年兩家之科名仕宦皆相埒風水之說固不謬矣今則某氏之顯者漸替其子孫亦寥寥曾氏則繼起之書香愈盛長子元基乙未舉人次子元炳己丑進士三子元海壬午進士廣西學政四子元燮戊戌進士現官主事五子元澄辛卯舉人魏麗泉中丞製五子登科扁旌其閭而孫兆鰲旋登庚子進士科名之盛一時莫之與京可知人不患為人所欺而但求為天所佑耳又聞曾氏自刺史之父又盤公新戒殺已歷三代百有餘年抑亦好生之報歟

廖氏陰德

閩縣廖氏積有陰德先母鄭夫人常稱之先母為廖家之表姪女故知之最悉每談舊事述廖氏兄弟之父羣稱廖太翁者曾於臺灣充郡署吏書於某年私焚海盜案一冊蓋活人以千計生平又最敬惜字紙每自背一籃於窮街僻巷檢之其受污穢

不堪着手者亦必捨回洗淨焚化行之數十年不倦蓋文人學士之所難者其累代待婢女甚寬恕恒及時遣嫁凡俗所為試粧回門之禮皆不廢人問之曰婢女亦女也忍異視乎其厚德又如此此皆乾嘉間事先母所目覩者彼時廖家尚未發祥今則兄弟相繼而登科第長鴻翔嘉慶戊寅舉人廣東知縣次鴻禧道光乙酉舉人次鴻苞嘉慶丁丑進士江南同知次鴻藻嘉慶己巳進士江西糧道次鴻荃己巳榜眼現官尚書鴻苞字竹臣鴻藻字儀卿鴻荃字鈺夫三人皆由翰林出身亦近代所希有矣

許氏陰德

侯官許蔭坪進士

德樹

自述其先代本籍晉江其曾祖母鄭孺人湖北巡撫魚門先

生

任鏞

女也巡撫罷官留修湖北省垣孺人捐田產衣飾合得白金二百餘斤助工

費巡撫因得歸遂携子女從父居侯官而棄其田廬之在晉江者盡與夫之兄弟泉

州守義之書門曰巾幗君子而家日貧偶念族中有男女二人流落異鄉者力措金

寄贖之值其絕糧已數日矣子端木

崇楷

乾隆己卯舉人山西翼城知縣孫繼之

善乾隆辛卯舉人廣東陸豐知縣皆以治譜相壇有循聲陸豐尤濶達好施與其

姑某氏貧生二女將溺之悉收為己女時君家已有五女矣又某氏姑有二女因貧將鬻為婢公復攜歸代為撫養婚嫁婿家皆各能成立時城中稱女貴者必推許氏曾孫鶴齡冠歲先成進士入翰林蔭坪亦成進士又慶瀾繼登鄉薦家大人與蔭坪少同受業於鄭蘇年先生之門癸卯回福州訪蔭坪則蔭坪之兩子兩孫皆方以秀才應鄉試書香之盛同輩所僅見也

官志齋徵君

侯官官志齋徵君崇業鹽筴世以忠厚稱後負官帑志齋代其父繫官者數月復竭貲產以授代者家遂破志齋既貧甚而善事其親從朱梅崖先生受作文法乾隆己亥科大興太傅朱文正公典閩試從落卷中拔置第六文極古淡嘗議紛起文正公復命上索闔墨觀之語公曰前數篇皆佳而第六名文尤有先正典型自是嘗議者不敢鼓其喙既試禮部不第歸公為貽書閩中當事代謀館穀當事知某邑書院師未定以告志齋志齋曰去歲主是席者吾同學友某倘奪彼與我實不願為當事復改籌某邑志齋曰適聞求薦某席者吾中表兄弟也皆弗果就嘉慶元年詔舉孝廉方正汪中丞稔志齋賢諸寅緣少年皆被駁而獨舉志齋以應士論翕然志齋

以親意勉就徵。行至清湖病沒。其友謝退谷孝廉金鑾忽夢志齋來告曰。我壽數已終矣。上帝憐我恤師母。育遺孤。命為侯官縣城隍神。遂挾退谷偕之城隍廟。退谷請相依於此。志齋麾之歸。侯官城隍廟在衙門中。少有知之者。明日訪其地。果如夢境。所歷未幾而志齋訃至矣。先是志齋之師某孝廉死。家無遺產。志齋迎養師母而撫育其孤。至成立始還其故居云。

薩露蕭農部

福州鹽商惟薩姓能世其家。自露蕭農部龍光為總商。其名益盛。農部之父啟源翁知遇本以忠厚起家。樂善好施。農部稟承家訓。又雄於財。故數十年來。陽施夜行之。咸為吾閩稱首。乾隆庚子冬。農部方計偕北行。翁既厚給之貲。俾得沿途周濟窮乏。辛丑春適有引見官進京者。翁復兄寄三千金。玉諭另篋存貯。俟發榜後以分吾鄉之報罷者。農部遵行惟謹。於是吾鄉下第舉子無一留滯他鄉者。農部即於是科登進士。選庶常散館。改戶部京曹。多清苦。惟戶部所入較優。農部悉留以資京察之貲者。不足則捐貲以濟。同郡之謁選及與計偕者。多館於農部宅中。值鄉宦某有迫於通負。將以身殉者。傾囊助之。立解其厄。以丁憂歸里。遂不復出。時鹽政日敝。農部

左提右挈所代承謀額不下數十萬金。農部以一身肩之。推惠內外。凡鰥寡孤獨貧苦無以嫁娶歛埋者。族戚之待以舉火者。士子之赴省試禮部試者。往往無半面之識。而莫不遂所求以去。有侯官令某以虧空干吏議。並非素交。倉卒登門求助。慨諾之。某獲復官。又嘗增置鰲峯書院書舍。整修洪山橋。建東街文昌祠。新鼓山湧泉寺。乙卯之賑饑。丁丑之濬河。皆賴倡輸以集事。其實農部偶亦稱貸於人。非盡有餘。而施不倦。人皆知之。嘗語人曰。吾豈以財為德哉。視吾義所在而從之而已。必俟有餘而后散焉。則為善無日矣。有子十五人。皆相繼登秀孝之科。其孫輩至今登賢書者亦不絕。農部晚年無他嗜好。惟曰喜為葉子戲。或議其荒於家政。然教子必以義方。嘗持蔚州魏敏果公之訓曰。敗家子有二等。放蕩賭博驕奢淫佚喪祖父之資產。敗其家門者。此愚頑不讀書之人為之。姑賢病國貪賄肥家辱祖父之名節。敗其家世者。此聰明讀書之人為之。二者交讎。故知保資產者尤宜愛名節。又嘗誦關西張子西銘之語曰。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使之為善也輕。然則農部之所學可想矣。

林狀元

吾閩前明鼎甲最盛。三百年中登狀元者十一人。榜眼十二人。探花十人。本朝百

餘年來屢得榜眼。乾隆間有四眼開狀元來之謠。時鄧允庭啟元趙秀山晉吳劍虹文煥林清圖枝春相繼登榜眼。僉謂大魁可拭目俟。而韓城王文端公適以修撰來視閩學。遂應其語。直至嘉慶己巳。廖鈺夫鴻荃復登榜眼。而狀元仍虛無人焉。道光丙申林勿邨鴻年始得大魁。何杰夫冠英亦同登榜眼。勿邨旋充冊封琉球正使。加一品服。科名盛事。萃集一時。余謂狀元在他省不足為奇。而在吾閩則為二百年來破天荒之事。勿邨家世余所未詳。而里鄙嘖嘖其令祖封翁某一軼事。則發祥流慶有自來矣。因亟記之。封翁某嘗薄游歸路過南臺之中亭街。見路旁魚貨店中喧扭一客。勢欲拳毆。客至哀求不得脫。窘不可言。封翁詰知因索償欠負。詢其數。則銀洋四十元。封翁慨然曰。我身邊適有洋銀四十餘元。可以代完此欠。即出銀付之。事驟解。客德之甚。詳問封翁姓氏里居及其子孫名字。歸家製一長生牌記之。稱曰恩公。如是者二三十年。至勿邨登第。此客尚在。乃造廬啟賀。時封翁已逝。詣其祖堂泣拜。並揚其事於眾。蓋至是勿邨始自知其始末。隱德之報信不誣歟。

楊光祿

楊雪樵光祿。嘉慶甲子登鄉薦。至庚辰始成進士。是年以公車過蘇州。因乏川資。枉

道至乍浦。因鄉誼集得洋銀五十元。還蘇小住旅店。見隣有賣女者。哭甚哀。一念不忍。出洋銀二十八元。贖而完之。有同鄉憐其貧。復湊集十餘金。遂孑然抵都。拮据入場。竟得中式。觀政刑部。為大司寇陳望坡先生所賞識。不數年得京察典。以郎中出為監司。旋陳臬湘中。開藩歷下。復入為光祿卿。此事雪椒先生並未自言。江蘇有刊本勸戒近事輯略一書。載之。吾鄉人始知其事云。

貧家贈米

廖儀卿觀察言其祖先祿公。曾官百夫長。家貧。歲暮蕭然無辦。日晡獨坐。有學射生送年敬一函。啟視之。錢票一千耳。自念我貧。尚有人送年敬。某親串甫故。妻寡子幼。將何以卒歲。乃懷票牽馬出門。往碓坊市米五斗餘。裝馬背。躬送某親串之門。其家訝曰。廖家甫送米來。何又送耶。叩之。則其祖母王太夫人於清晨已送米五斗矣。歸而詢之。王太夫人乃言實念伊貧。又以吾家亦非有餘者。慮煩君心。故自典耳環購餽耳。公大喜。以臘酒相慰藉。曰。相夫當如是矣。又言其父光祿公奉侍王太夫人。務體親心。嘗有親串某充縣糧書。蝕官項。為官所繫治。約以三日內不繳。當榜死。某妻持屋契泣告於王太夫人。求以此為質。貸三百千。王太夫人語公曰。此好事。汝宜

做公敬諾立與三百千。越日又來云屋本有餘價。今官項尚不敷。求再貸一百千。王太夫人又語公曰。救人須救徹。汝宜做公敬諾。復以百千益之。後微知其事。真而其契偽。請益之舉。則其夫脫繫。後令妻試為之也。亦竟不問。

拾遺不還

廖儀卿又言其家舊在城北之夾道坊對門。江西人開茶食店。一日有人裝束類衙署長隨者入食。食畢匆匆出店。主人歛食器則案上遺一小布包。解視之當票二紙。錢票五百餘千。密懷入內。少頃其人踉蹌至。遍覓上下顏色沮敗。謂主人曰。我本某公館家人。今晨本官付我皮箱二隻。命我質錢。我在長生當店中質得錢五百四十千。並當票包在白布手中。中忙遽遺此。求主人賜還。沒齒不敢忘德。主人作色曰。此地人山人海。知誰檢去。其人泣且跪曰。我若不得此物。將何面目見本官。惟有投水死耳。時觀者如堵。咸注目主人。主人指天日誓曰。我若拾得不還。亦必死於水。衆乃釋然。其人起垂涕還去。主人以其貨稍稍營運。販漆器於延平。往來大獲利。踰歲攜其子。罄所有置貨。往延平貿易。滿載而歸。過南蛇灘。舟撞蛇頭立碎。片板無存。父子並溺。死水之言竟驗。

辛生

仙游辛生者。素有文名。並工刀筆。凡邑中健訟者。皆歸焉。以此積有餘貲。而每遇歉年。戚黨之待炊者。不能沾丐其一粟。衆怨之。年過四十無子。禱於神。願以畢生福命。易一子。夢神叱之曰。汝所作訟牘。變亂黑白。破人產。詐人財多矣。逃禍不暇。尚望子乎。辛曰。業此多年。悔之已晚。如何。神手書放下厨刀。立地成佛八字示之。辛覺而汗下。立誓改轍。雖啗以重金。不顧。而反為人排解。息訟。前後竟如兩人。如是者年餘。復禱於神。夢神諭之曰。汝近來所為甚好。但汝生平尚有惡孽。獨不自知乎。因手書能與貧人共年穀。必有明月出蚌胎十四字示之。辛心領其意。悚然而寢。而不知此二句所從來。時先祖資政公掌教金石書院。辛固院中高才生。因以夢質公。公曰。此黃山谷詩句。神若曰。果能分粟濟貧。自不難得子耳。辛乃罄所藏以施。濟之以平糶。如是者又年餘。乃夢神告之曰。汝年來積善已達天曹。觀音大士行將送子與汝矣。踰數日。果夢一白衣婦人抱一嬰孩。自對岸來。正思往迎。突有大牛橫亘於前。白衣婦人遽回身去。懊恨而醒悟。為平日食牛肉之故。因合家誓戒食牛。後果生子。且游庠矣。